

梅花湖之戀

愛情小說系列



【台灣】
鄧護梅

海峽文藝出版社

梅花湖之恋

(原名:别怕陌生人)

(台湾)邓蔼梅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1992 • 福州

(闽)新登字 05 号

梅花湖之恋

原名:别怕陌生人

〈台湾〉邓蔼梅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27 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10 印张 225 千字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

ISBN 7—80534—523—6

I·423 定价:5.00 元

内容介绍

一夜之间，章家纬父母死于非命。凶手是谁？竟成了悬案。

14年后，章家纬出落得如花似玉，心理学博士杜安竹深恋着她。然而章家纬无心谈情说爱。为了寻找仇人，她携带妹妹章婷婷回到了故土梅花镇，住进了梅花酒店。

章家纬的美貌惊动了梅花镇，竟成了梅花酒店幸运号码的得主；酒店经理葛鸿文，一个英俊的男人，还答应在梅花湖边为她开辟一块空地，盖一间“梦幻屋”咖啡室。而章家纬却想利用“梦幻屋”寻找仇人。安竹抑制不住内心的思念，来到梅花镇看望章家纬，表示了他矢志不渝的爱情。可章婷婷却忌恨安竹夺走了家纬的感情，故意对他说了葛鸿文追求章家纬的事，要安竹死心。这时安竹已得知家纬父母的惨死，与家纬的小学音乐教师汪玫的死有着重大的牵连，怀疑凶手还藏在梅花镇，深为家纬安危担忧。

章家纬在与葛鸿文的交往中意外得知，葛心中一直有着一个女孩的影子，那份爱情在他心中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口，可那女孩竟然是她爸所爱上的同一个人。葛鸿文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男人，令家纬寝食难安。为了解开她心中的结，决定一探湖中离岛的葛鸿文休闲小筑，然而谜底的揭开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。

究竟葛鸿文与章家纬有什么感情纠葛？安竹和家纬是否有情人终成眷属？故事将给读者以圆满的答复。

“救命，救命，救命啊！”家纬扯开喉咙大喊，她的全身冰冷。

“姊，你怎么了？”一个声音问。

家纬睁开眼睛，发现婷婷就睡在她旁边的床上。她们姊妹是双胞胎，一直同住一个房间。妈妈给她们每人一张单人床，中间放一张矮柜，天冷的时候，她们就把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，两人挤在一块，盖一床大棉被，外面再冷也不怕。

“婷婷，巫婆没有把你抓走吗？”家纬紧紧地握住婷婷的手问。婷婷看上去要比家纬小一两岁，因此家纬对婷婷总是摆出一副大姊姊的模样。

“巫婆？什么巫婆？”婷婷打了个哈欠。

“我一定是在作梦。”家纬摇摇头，望着婷婷说，“那个梦好可怕，那个巫婆说要把我们带到地狱去。我不肯去，巫婆就把你装进一只黑色的大麻袋里去了啦！”

“姊，我好怕，别说了好不好？”婷婷的身子缩成一团。

“婷婷。”家纬喊了一声。

没有回应。家纬睁大眼睛就是睡不着，她突然好想上厕所，于是悄悄溜下床。厕所在楼下，她光着脚丫下楼。

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，她听到了一声惨叫，声音好像是从爸妈的卧室里传出来的。她吓得不敢出声。

她悄悄地上了楼。房间里有一盏小灯亮着，这是婷婷向妈妈要的。不亮灯她就睡不着。

家纬躺在床上，心脏还“咚咚咚”的像打鼓似的跳个不停。幸亏房间里还亮了一盏小灯，否则她会更害怕的。

天还没亮，她还可以再睡一会儿。她正要闭上眼睛，突然听见一阵上楼的脚步声。

半夜里有谁会到她和婷婷的房间里来？家纬猛地坐了起来。

“会不会是小偷？”家纬的背脊一阵阵发凉，她立刻把婷婷摇醒，“赶快躲到衣柜里去。”

“干什么嘛！人家困死了。”婷婷不耐烦地说。

“婷婷，听话。”家纬不由分说地把婷婷塞进衣柜里去，自己也钻了进去。衣柜是老式的，又重又大，里面有浓重的樟脑丸的味道，挂满了爸爸冬天才穿的大衣、西装、妈妈的厚外套。平时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，她就喜欢躲在衣柜里，任谁也找不着她。

她把衣柜的门拉上，只留一条小缝。她看见一个人走近她的床边。一个陌生的男人，手中拿着一把刀，刀尖上还有血。

婷婷正要张嘴大叫，她立刻用手掌捂住了婷婷的嘴，捂得好紧好紧。她听见那个男人自言自语说：

“章家的一对双胞胎怎么不在呢？难道是去亲戚家了不成？他妈的，算这两个丫头命大！”

那个男人用刀子在家纬和婷婷的枕头上连戳了好几下，每一下都像戳在家纬的心窝上。她吓得尿湿了裤子。好在婷婷在她后面，刀戳枕头的镜头婷婷没有看见。

过了似乎有一世纪那么久，那个男人才慢慢地转过身子。这时，清晨第一道阳光从窗外射进来，家纬正好看见他握着刀

的手背上有一块紫色的疤痕。

然后一切归于沉寂。家纬确定那个陌生人离去了以后，她才敢推开衣柜的门，然后把缩成一团的婷婷拉出衣柜，故作轻松地说：

“没事了，婷婷，你出来吧！”

“姊，你刚才差点把我捂死了呢！”婷婷用力吸了一口气说。

“对不起，婷婷。”家纬抱住婷婷说，“知道吗？刚才好怕你喊出来。你一喊我们就没命了。”

“没命了？为什么？”婷婷的眼睛睁得好大好大，现在她一点睡意都没有了。

“有一个人闯进我们的房间里来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刀。我想他是坏人，他想杀死我们。”家纬心有余悸地说。

“姊，你是不是又作恶梦了？有谁会杀我们呢！”

“婷婷，你不相信我的话？”家纬拿起床上的枕头，指着上面的洞孔说，“看，这就是他用刀子戳的。”

“姊，我相信你的话。”婷婷抱住家纬，忍不住哭了起来，“好可怕啊！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去告诉爸爸和妈妈？”

“要啊！婷婷。”家纬想了想说，“我们换好制服再下去，妈妈不是说要做一个淑女就不要穿着睡衣乱跑吗？”

“好。”婷婷顺从地说。

姊妹两人换好制服下楼，发现家里有些不寻常，静得可怕，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。平常这个时候，妈妈都是在厨房里煎蛋，煎好了就摆在餐桌上，她规定她们一定要吃了煎蛋才准去上学。

“妈，妈。”家纬一边朝厨房走去，一边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今早一定要把自己那份煎蛋吃掉，不管是多么难吃。

厨房里妈妈的身影，家纬这下可慌了。她拉着婷婷的手直往爸妈的卧室跑去。在甬道中婷婷不慎跌倒了，家纬只好停下将她扶起，当她看见婷婷脸上的血时，不禁大喊：

“婷婷，你满脸都是血，你碰破什么地方了！”

“我一点也不痛啊！”婷婷弯下身子，用手在地毯上摸了摸，紫红色的地毯上全是黏答答的血。这一摸她的手掌上也全沾满了血。

血？婷婷瞪视着自己的双手，忍不住尖叫起来。

“婷婷，你先去把手和脸洗洗，你这样会吓坏爸爸和妈妈的。”婷婷的尖叫声使家纬毛骨悚然。她希望爸爸和妈妈听见婷婷的尖叫声会跑出来。

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今天早晨真是反常。家纬只好等婷婷叫声停止后，再拉着婷婷的手往前走，走到爸妈的卧室门口时，她习惯性地，在门上轻敲了两下，大叫：“爸，妈，你们还不起床啊！”

“姊，你看。”婷婷紧挨着她，像见了鬼似的指着门下说，“血，是从爸妈的房间里流出来的。”

家纬的全身发抖，但她还是鼓足勇气推开了门。屋内的景象是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：爸爸躺在地上，血流了满地，妈妈就在爸爸的身旁，她的眼睛还是张着。家纬紧紧地抱住妈妈。妈妈的身体冰冷，她的血早就流光了。

“妈！妈！”家纬放开妈妈时，泪流满面地问，“是谁杀了你和爸爸？是谁？是谁？”

她猛然想到家庆，刚满周岁的弟弟的小床就放在爸妈的大床旁边。她走到小床俯身一看，家庆的小脸像纸一样白，他也死了。

这是一场恶梦吗？家纬缓缓地移动脚步。怎么婷婷使劲

抱住她的脚不放？突然婷婷用双手抱住头，大声尖叫了，一声比一声高亢，声音在寂静的屋内回荡。家纬觉得自己的脑壳要爆裂了，她摇着婷婷说：

“求求你，别叫了，婷婷。”

婷婷用怪异的眼神看着家纬。她想停止尖叫，可是她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眼前的景象是她无法接受的。

“可惜那不是梦。”家纬喝了一口咖啡。如今她大学毕业，是一个聪明、冷静、独立而漂亮的女孩。她对杜安竹说道，“十四年了，婷婷一直没有从那场恶梦中醒过来。血，还有红色的液体会令她尖叫。除了尖叫外，她绝不开口说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无法接受教育，也就是说她只有小学二年级的程度。她把自己封闭起来。”

“你带她看过医生吗？”杜安竹问。他刚从国外拿到心理学的博士学位。他长得很斯文，戴了一副金边的近视眼镜，看起来就像是在大医院里工作多年的年轻医生。

事实上，他并不是医生。他这次回国是应母校系主任之邀，担任副教授之职。出国前，他已在国内得到硕士学位，他当过助教、讲师，除了在国外的三年，他从未离开过教育岗位。

他当讲师的时候，章家纬刚进大学。她身材高挑，五官显明，长发披肩，尤其是那双眼睛如梦似幻。她身上有一种冷漠和孤傲的气质。

章家纬在学校很出名，但是真正了解她的人并不多。她好像没有特别好的朋友，也没有人去过她的家。有人说她是富家千金，也有人说她是官宦之女，更有人说她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她孑然一身，无父无母，身世堪怜。

这就是当年他对她的全部印象。

“你是说心理医生？”家纬仰起脸问。

“她生理上没有疾病？”杜安竹说。

“查不出毛病，并不表示她没有病。她一直这么瘦，体重还不到四十公斤，身高只有 155 公分。”

“而你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双胞胎姊妹？”

“这违反了遗传学的原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们的面孔相似吗？”

“你要不要看看婷婷的照片？我身上正好有一张她的近照。”

家纬把照片拿给杜安竹看。照片中的婷婷坐在石阶上。她的眼睛好像在凝视什么，她那双眼睛也是如梦似幻，同样的长发披肩，她和家纬的五官简直太像了。

“你们很像，同样的美丽和飘逸。”

“美丽？飘逸？”家纬嘴角漾起一丝笑意，“从来没有人说我美丽和飘逸。不过，婷婷倒真有几分飘逸。如果不说穿，谁也看不出她……”

“你对婷婷很照顾。你是个好姊姊。”安竹打断了家纬的话。

“我应该照顾她，她是我唯一的妹妹。除了这一点之外，我们的命运相连，我们一同经历过那场可怕的梦魇。今生今世，我绝不会抛弃她。”

杜安竹看着章家纬，她脸上的表情使他感动。他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景：两个小女孩在一夕之间失去了父母和弟弟，温暖的家庭破碎了，婷婷更因惊吓过度从此不再开口说话。

“那场悲剧发生后，姑妈把我和婷婷带到台北来。姑妈没有孩子，她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。她本来很喜欢唱歌，经常参加妇女合唱团的演出，她有一副好嗓子。为了婷婷，

她放弃了自己的爱好。她带着婷婷看了许多医生，花了许多钱，婷婷还是不能开口说话。

“你们原来的房子还在吗？”

“在。不过，这十四年我从来没有回去过。姑妈不让我回去，她说那儿有太多可怕的回忆。”

“你想回去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想过不止一千遍一万遍。那里才是我和婷婷的家。在悲剧发生之前，我们一家人是多么幸福。爸爸高大英俊，他爱摄影，他取材的范围极广，除了家庭照，也照一些风景、人物、鸟类。他的作品还得过奖。妈妈是个好妈妈，虽然她烧的菜不是太咸就是太淡。她喜欢在做饭的时候看书，往往忘了炉子上还炖着一锅肉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仿佛还能闻到那种带着焦味和甜味的红烧肉，那是天下最好吃的菜，可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吃到了，永远没有机会。”

家纬停了下来，黑眸上凝聚着泪珠。杜安竹几乎有一种冲动，想把她拥进怀里。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爱上她的。他知道她不是一个轻易落泪的女孩。

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”

“越快越好。”

“你姑妈同意吗？”

“我不能永远在她的保护之下生活。如果我坚持，她会同意的。她说过等我大学毕业了，她会让我去做该做的事。她会把我父母亲留下的一切全交到我手上。其中包括那幢房子、首饰、银行的存款。”家纬吸了一口气继续说，“有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和过去之间仿佛隔着一片帘幕。我想拉开它，看得更清楚些。”

“我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姑妈说，如果我够聪明的话，我就不该回去。回去又能怎么样呢？可是我内心里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在对我呼唤：回来，回来吧！”

“这需要很大的勇气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——”

“有时真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纯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家纬用手拢了拢头发，换了个坐的姿势，“我不怕，我唯一需要害怕的是自己。我害怕我失去了勇气，害怕自己向命运低头，害怕把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假装它们从来没有发生过。”

“家纬。”安竹低喊。他想就算他过去从未爱上她，他也会在这一刻爱上她的。他本来想对她说生命已经够短了，何必让它充满痛苦与疑惧？以她的条件和能力，她大可以到美国去，重新开始一份新的生活。忘掉过去，忘掉那场恶梦，甚至于忘掉婷婷。

“我打算带婷婷一块回去。”过了好一会，家纬说。

“你想你一个人能照顾她吗？”

“应当没有问题。”家纬回答。

“要我陪你们一块回去吗？”

“谢谢，不需要。”家纬柔声地说，“我不想让那个小镇上的人对我们侧目而视，我想暂时隐藏自己的身分。”

“我理解。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。”

“什么要求？”

“随时和我保持联络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家纬看到他眼中流露的感情。他不该有这种表现。这是他们首次面对面的谈话。他会爱上她吗？希望不会，目前她还没准备好去接受任何人的感情。

“除了你姑妈和姑父外，还有谁知道你要回去？”

“就是你。这件事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”

“你不会在那里呆很久吧！”安竹几乎想请家纬留在台北，她回到那个小镇又真能做什么呢？

“看情形再决定。”家纬笑笑说，“无论如何，我知道有一个人相信我，支持我，我不是孤单无助的，这就够了。谢谢你，杜大哥。”

“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。老屋有电话吗？”

安竹指的老屋就是家纬的家。

“原来的电话拆掉了。不过，我会尽快地请人把电话装好。装好电话后，我再把号码告诉你。”

“小镇上有旅馆吗？说不定哪天我心血来潮，自己开着车就到那个小镇上去住一两天。你放心，没有你的同意，我不会随便去按你家的门铃的。”

“如果你去小镇，我一定尽地主之谊。我不知道小镇这些年改变了多少？小时候我记得谁家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，谁家媳妇顶撞了婆婆，不消半天的工夫，那——整个小镇的人都会知道。记忆里的小镇是有家小旅馆的，因为那里有一个湖，叫梅花湖，星期假日总会吸引不少人前往游玩。”

“你家离梅花湖远不远？”

“不远。走路半个小时就到了。”

“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，你记忆中的那家小旅馆，现在已经变成一家大酒店了。”

“可能我暂时会住在旅馆或酒店里，因为老屋需要修葺和打扫。”

“酒店人杂，你和婷婷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。”安竹好像已能确定小镇上一定有家大酒店。

“我知道。”家纬看看手表，急忙说，“没想到一聊就这么久，我得回姑妈家了。”

“是吃饭的时间了，我请你吃饭好不好？”安竹热切地问。

“抱歉。”家纬委婉地说，“我答应姑妈回去吃饭的。”

“我送你回姑妈家。”安竹退而求其次。

这回家纬没有拒绝。坐上他的车后，家纬突然问：

“有人等你吃饭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安竹转头望了家纬一眼，双手仍然平稳地握住驾驶盘。他一向不富裕，教书的收入有限，这代步用的“跑天下”是辆中古车。虽然是中古车，他保养得法，看上去还有八成新。

“你愿意到我姑妈家去吃晚饭吗？顺便见见婷婷。”家纬问。当安竹侧转头的时候，她看见在他那浓密的黑发中杂着几许白发。他的年纪不过三十出头，这早生的华发是在异国的寒夜苦读的成绩？

“会不会太唐突？”安竹问。

“不会，姑妈是个很随和的人。”

“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他也很想见见婷婷，照片和本人之间终究有些距离。

家纬姑妈家的房子是幢平房，围墙上爬满了九重葛，小院种了许多花！安竹和家纬站在门外等候主人来开门。

一阵脚步声，紧随着几声犬吠，门开了。安竹看见一位身材略显肥胖的中年女人，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。

“姑妈，这位是杜安竹先生。”

“你好，请进。”家纬的姑妈友善地说，“家纬提过你。”

“你好。”安竹点头。家纬在她姑妈面前提过他？这表示她很重视他吗？

那只雪白圆滚的小狗直绕着安竹吠叫，家纬制止它说：

“小丽，别叫。这位是我们家的客人。来，跟客人握握手。”

小丽抬起两只前爪，安竹伸出手和它握了握。

坐在客厅的时候，家纬端了一杯茶给安竹，温柔地说：

“先喝茶，饿了吧！姑妈说马上就开饭。”

“一来就吃饭，真不好意思。”安竹说。

“姑妈巴不得有客人来。姑父难得在家吃晚饭。他每天睡过午觉以后就出去打牌，都是些老搭子，卫生麻将。姑妈也不阻止他，她认为只要姑父不熬夜，也没什么不好。”

“你姑父退休了吗？”安竹问。

“前年退休的，他是位船长。”家纬笑着说，“哪天你们见见面。他是位很健谈的人，永远有说不完的笑话。”

“好呀！”

“我去叫婷婷出来。”家纬说，“你不必问她什么，她很害羞，很内向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安竹说。他看得出来家纬随时都以婷婷的保护者自居。

她会不会对婷婷保护得太过分了点？

当婷婷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仍然感到一阵心痛。这样一个美丽沉静的女孩，将永不开口说话吗？

“婷婷，来见见杜大哥，他是姊姊的好朋友。”家纬把婷婷带到安竹面前。

“很高兴见到你。婷婷。”安竹友善地说。

婷婷用她那双乌黑的眸子望了安竹一眼，又转过脸去看家纬。她仍然没有说话。

就像家纬所说的一样，婷婷真的很瘦，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似的。安竹不觉对她产生一丝怜悯之情。

在晚餐桌上，安竹发觉除了家纬夹菜到婷婷碗里以外，婷

婷婷自己几乎不动筷子。家纬哄着婷婷说：

“婷婷，你要多吃一点，你太瘦了。”

婷婷这才勉为其难地把菜送到嘴里去，她吃东西完全是为了家纬而不是为了填饱肚子。

家纬有意带着婷婷先离开餐桌，只剩下家纬的姑妈和安竹。家纬的姑妈问：“关于婷婷的事你都知道了？”

“家纬对我说过。”

“没人相信她们竟然是一对孪生姊妹。家纬对婷婷很照顾，像姊姊更像一个母亲。没有她，我这个做姑妈的对婷婷也无能为力。杜先生，吃一块熏鱼。”

“谢谢。姑妈，你叫我安竹好了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！算起来你还是家纬的老师。”

“你要这么想的话，我可不敢坐在这里罗！”

“好吧！安竹。”家纬的姑妈说，“家纬有没有跟你谈过要回去的事？”

“关于这件事，我们谈了很久。”

“我并不希望她们回去，回去又能怎么样呢！”

“家纬的态度很坚决。我想没有人能阻止她。”

“她们的父亲是我唯一的弟弟。那件悲剧发生后，我就把她们接来同住，婷婷心理障碍始终不能消除，我不是没带她去看过医生。”

“家纬说你是个好姑妈，你为她们牺牲了很多。”安竹早已放下了筷子。

“牺牲是谈不上。你不再吃点吗？”

“不了，我真的吃饱了。”安竹怕家纬的姑妈不相信，他还用手拍了拍肚子。

“那我们到客厅去坐，吃点水果。”